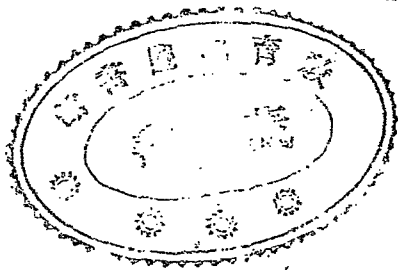




繁露



市立第六小學出版

74

中華民國教育部  
圖書館

登記號 29456

類別號

41



# 引

臉靨的珍珠似的，閃爍着縷縷柔和的清光；  
起初還不過這麼清淡，這麼麗和，然而你試  
從葉窠外觀，那陽光從幾何形體的孔隙照過  
她們的臉龐時，你會立即懷疑到這世界係絲  
絲縷縷的五色光條所織成；同時你可以夢想  
這光網中有着美麗的天園、一羣像星一般可  
愛的人類、以及一幅奇麗如雲海的大地；你  
可以在這光網中建設你的哲學系統，而遺忘

了這現有的世界，可不是嗎，那些繁華的珠  
露是能夠從小的一顆中放現出一個大的宇  
宙的。

假如人都變成露珠，那該多少可矜，多  
少迷人！然而這種希冀，正如竹裏鳴泉一般  
的，可以傾聽而不可把捉。世界是黃的，至少  
不是純青，你的年齡黃而爛了，還夢想化成  
青露的豔光嗎？那豔而青，能夠漾開宇宙之  
光的，祇有孩子！

孩子們是秋早玉簞上新的繁露，他們能  
夠蕩開他們五色交織的豔光；他們像進行曲  
開始時的一節音符，或者說：一個水源，一

只芭子！

你該自認你的筆早已枯黃了，歌喉也像  
夏鶯一般日見衰老，跟在你後面的是這一羣  
豔豔青青的孩子，像春來時柳浪鷗吟以及薰  
風時節的荷梗一般可愛，正準備代替你昔年  
的地位。你尤該以為你自己是清早的陽光，  
要好好的像天上的星子、湖裏的羣珠、指點  
夜行旅客似的，引發孩子們的光，組成偉麗  
混洋的光網！

曾看過玉簫上新的繁露嗎？這冊子裏有  
露的臉靨，露的光。

廿三，十一，廿。卓羣

◎ 目 次 ◎

貓 耘開蔡

蹤 遊：大守林

主公雪白：珍雪林

機 飛 小：南堅吳

如 相 蘭：裕克趙

裏 風 秋：賢淑楊

羣 之 星

誌 雜 下 燈：耘開蔡

妹妹的了死：禮世劉

者學的柴擔：澈厚吳

唱 短：武勤楊

鬼 魔：君淑高

夜：全美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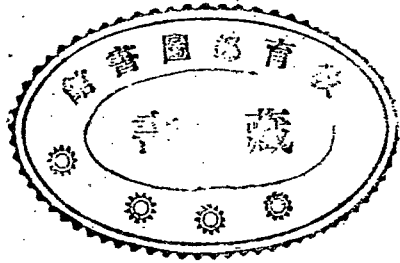
昌大人懶：雲仰曾

茶：澈厚吳

人的幸不：中文郭

蛙：蔭先吳





# 蔡開耘·貓

我愛貓

貓有他奇特的志氣，有他奇特的性情。你恨她，她也會恨起你來的。

就這樣地，貓被人豢養着。

前年春天，我家裡不知從甚麼地方買來了一隻貓。毛極潔白，眼睛活像盎格魯撒遜人的，淺藍而伶俐，叫聲很曼妙。我一見了她，便把她愛上。她就在我的愛護裡產下一個兒子。

每天早上到校，我一定要巡視她們一回，回來也如此。我們是伴侶哩，我們的愛情不會中斷。



(南)

今年，西風落葉的時節又來了。馬路上的梧桐，早已禿盡，校園裡的草坪，也開始呈現黃色了。第一次考試之前，因為溫習功課，每晚時常到夜深才睡，那二只貓也怕老鼠嚇傷我似的，時常在左右梭巡。我真愛她，我愛這二只貓。……

是這樣的一個考試前的夜深：

神聖的時鐘已敲過二下了，那可恨而可愛的但又討厭的眼睛，不由人自主的只要閉上去。牠大概是厭看這夜深的淒涼景況，大概是厭聽從窗外飛過的寒雁的叫聲了。

轟的一聲響，突使我心裏不住地跳着，把我的睡神驚得不知逃到那里去了！一陣「吱吱」的老鼠聲和着一縷在掙扎而又悲哀的聲音延續了一刻兒之後，那貓的兒子銜着一

頭老鼠，從牀下鑽出來。

這樣的一個情況，掀起我的腦潮，不禁幻現一個回憶：

上年的某一天，這貓剛出世了五六天，忽被一隻老鼠趁貓媽媽不在家，把她銜到洞子裏，要傷害他的性命。貓兒那時因為沒有抵抗的力量，於是嚇得縮成一團，連掙扎都不敢，只是閉着眼睛待死，老鼠却得意洋洋地望着她發笑。

貓兒心中料定已沒希望了，便嗚嗚的哭着，正在一髮千鈞的時候，恰好貓媽媽回來了！忽聽到小貓的哭聲，便在四下裏尋找，覓到老鼠的洞口時，一竄進去，把老鼠趕走，救起小貓，回到家裏來。……

小貓經了這一次挫折，便天天的鍛鍊體魄。

哦！他長大了！他刻刻都想要報仇，他腦子裡時時都銘刻着這志願。

現在！我親愛的小貓呵！你不是成功了麼？你不是復仇了麼？

她啣了老鼠，竄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若有所悟，掩了書本，到窗前站住。窗外的天上，疏疏的有幾顆星，一彎下弦月橫鉤在一株槐樹的腦袋上。

我呼了一口氣，嘆道：

「貓成功了，我呢？」

真的！我呢？我成功了麼？一個回憶在窗幔上顯現了：——我受了人家的欺侮，衰頹頹地在路上走着。要是面前有一面大鏡，我一定可以看出我的形容是怎樣的懊

喪，眼睛是怎樣的乏神。我想着：「現在失敗了，將來一定要復仇」！

但是現在我復仇了嗎？成功了嗎？

我嘆息了一聲。

時計告訴我已是三句鐘了，明天要考書呢！我上臥床去。

外面有一些兒西風！有一種聲音從床下傳出來：

「咪咪咪……」

# 林守大·遊蹤

長遠的住在都市，我們都覺得討厭了。春風來的時候，這裏沒有濃郁活潑的鮮花，沒有茸茸豐茂的小草，沒有清潔無倫的溪水。夏天來了，荷花長得又不健美，又不自然，薰風也比別處難受。秋天呢，秋風雖然有了，但絕對不能引起人們的特別況味！你看，當西風澈夜的時候，望着燈火，聽着街上的喧聲，多麼討厭！多麼落俗！至於冬天，那更不必說了，除了寒冷之外，天上就只壓着鬱鬱的黑雲，情形枯窘得異樣。呵！這討厭的都市呀！

因為都市的枯燥單調呆板，我們都想起家鄉來了。家鄉有靜的夜，有天真的孩子，有唧唧的蟲聲。春風動時，

一走出郊外，呵，那不是碧綠的海麼？那不是岩寺麼？那不是東山麼？那不是田疇麼？那不是野花麼？多麼好看，多麼美麗！夏天一到，躲在大而廣的樹蔭下，聽着都市所沒有的蟬兒的叫聲，看着天上推移不定的白雲，喝着清甘的泉水，或者到岩寺裏拜一回佛祖，捉一回蟲兒，多麼快活？多麼爽氣？秋天啦，那更有趣了！夜裏，躲在床裏靜聽着門樞裏的「灶娘兒」在唱歌，回憶着遠行的朋友；有時雁兒從天上飛過，那「啞啞啞……」的叫聲真有趣，真動人；有時窗外下起雨來了，淅淅瀝瀝的雨聲，難道是都市所能聽見的麼？而且，夜裏的確不像都市的嘈雜，煩鬧，假使你是勤勉的，那末便可以讀書，可以寫字，沒有什麼聲音來打擾你，沒有什麼人來驚動你，真像世外桃源呢！至

於冬天，天氣固然是寒冷，可是那新鮮的空氣，都市決不會有的；祇要你多穿幾件衣服，便可以舒舒服服地到郊外散步去了。

真的啦，今年來我們時常懷記着我們的家鄉，我們想找一個機會玩玩去。

秋天的一個星期日，機會給我們找到了。那天上午六時左右，我和某君到潮陽碼頭趁船。

碼頭真是嘈雜哩！「賣香烟呀……蘋果呀……芭蕉呀……」的叫聲，幾乎把我們的耳膜震破。

我們下了船，汽笛呼呼的響了三下，船就漸漸離開碼頭了。這時太陽已經昇上，天上鋪着紅艷的雲彩，反映在茫無邊際的海面上，發出五光十色的波光。我們走到甲板



上，遠望那堂皇的汕島，已在約莫二里多路以外了。除了開明公司的煙囪以及幾個聳長的樓尖之外，什麼都看不清楚。經過了一點多鐘的海程，船便到了潮陽碼頭。

我們從船上下來，沿路而行，一路都是美麗的田疇，農夫們正忙着下種。我不禁想起二句詩來，便吟道：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朋友說：「你真慈悲哩！」

「慈悲什麼？他們是我們的大恩人，我們不應敬重他麼？」

「是啦！」

走了一陣，我們到東山了，岩石重疊，蔚爲奇觀。東山鄉村師範學校有一大片校園，裡面的秋菊正盛開着！我

們在那裏走了一回，便到水廉亭去。

要上水廉亭時，經過一個很大的廟宇，朋友說：

「這是什麼廟？——我許久不來，一時想不起來！」

「健忘鬼！連雙忠廟都不曉得！」

「哦！我記得了。雙忠是唐朝的張巡許遠二先生，我們縣裏在每年仲春時，還要抬他們出來遊巡全城呢！」

「對的！上學期又遊了一次，可惜我沒有來啦！」

這樣的談着，我們不久就到水廉亭了。水廉亭一名曲水流，旁邊有魁星的小廟，裡面的魁星爺很奇怪，他左手執印，右手執筆。從廟裏向遠處一望，城中屋宇櫛比，文光塔聳入半空，十分威武。我說：

「文光塔是我們縣裏的船桅，我們的家鄉好像一隻

船！」

「是的！據說沒有牠，我們潮陽人早就死光了。」

「沒有的事吧——不過我以為牠是我們的楷模！」

「怎麼說的？」

「你看他屹然獨立，不屈不撓，好像一個絕有志氣的人，雖經多少挫磨，都不屈服，多麼可佩！我們應該學他的樣子！」

朋友聽了，點頭稱是。我們在廟裏憑眺了一回，就到水廉亭裏來。

水廉亭的泉水很甘冽，我們坐下來洗洗手，漱漱口，覺得很爽快。朋友想找尋泉水的來源，我警誡他說：

「裏面恐怕有蛇，還是不進的好！」

「蛇？我不怕！」

「這裏沒有醫院，要是果真給牠嚙傷了怎麼好？」

於是朋友便不進去了。

隔了一會，我們把從汕頭帶來的餅乾拿出來，一邊吃，一邊賞覽四週的風景，話匣兒又打開了：

「真是好地方哩！汕頭比起這裏來，真個討厭得很！」

「是的！汕頭在這時恐怕很嘈亂吧，但是這裏却很清淨！」

「汕頭也沒有這樣清的泉水哩！」

「從汕頭望天山的白雲，恐怕也沒有在這裏覺得清淨罷！」

「哦哦！」

餅乾吃完，我們站起來，慢慢地走下山。到了鬧市，乘便到文光塔上，欣賞四方的風景。——從那裏俯視全縣，瞭如指掌。東望東山，滿目青翠，鄉村師範學校，巍然高聳於山腰。南瞻海門，水遠天闊，檣帆如織。望向西方去，呀！那西岩的樹林倒也蒼鬱可愛。

四處的炊煙起了。我們忙乘坐汽車，到碼頭來趁船。到汕島時，已是萬家燈火近黃昏的時候。呵！我們又到都市來了，又到單調呆板喧雜的都市來了。

# 林雪珍：白雪公主

秋天已隨着西風消逝了。御苑裏的木葉，由黃而爛，夜裡那投映在湖底的萬點星兒，也顯得越發清瑩寒冷！蝴蝶早已殞了，地籟也寂然無聞。這不是冬天了麼？

每當清晨之神從黑色的濃夢中醒來之後，東方的朝陽，羞澀無力地把一線二線的光芒，投進這寒冽的御苑裡，於是那永不衰老的竹姑娘，忽然看見一位高貴的婦人，呆站在御苑對面的樓上走廊邊，臉上裝滿着憂鬱。

「這不是我們的王后嗎？他爲什麼老是這樣愁苦？」  
竹姑娘心裡想着。

王后不知道竹姑娘心裡的疑惑，他望了御苑一會，便

慢慢地回到宮裡去了。

王后爲什麼這樣愁悶呢？原來她有一番心事。他今年已是四十以上年紀的人了，膝下還沒有一個兒子。國王爲了這件事，弄得夜間廢寢，日裏忘餐，因爲他如果一旦死了，叫誰繼位？那時可不是要把江山送給別人麼？王后呢，當然也煩悶，她整日裏鎖緊眉峯，一想到將來便時常眼淚承睫。

她每天早上從房裏出來，一定要倚欄憑眺御苑裏冬天的景緻，可是心裏很雜亂，苑裏的景緻，她那有心情去領畧呢？

冬越深了，雪兒像鵝毛一般的下着。一天清早，王后在樓上看雪，他忽然想道：「要是我有一個女兒，伴成在

這裏觀覽雪景，那不是很快樂麼？」她想到這裏，就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真奇怪呢！王后那天看雪回來，不久就有孕了，國王喜歡得幾乎要流下淚來，王后也不再緊鎖眉峯了。十月之後，她產下一位公主，因為懷孕的時間正是大雪天，所以就取名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大了，非常美麗，她常常和王后在樓前眺望苑裡景緻，竹姑娘亦不見王后那種愁苦的樣子了。

正是萬卉復榮的春天，白雪公主有一天獨個子在御苑裏百花間散步。那時，蜜蜂姐姐正忙着採蜜，胡蝶也忙着舞蹈；黃鶯兒躲在柳葉深處，圓勻地唱着她的迎春之曲。花香真迷人呢，白雪公主正沈醉着。忽然一個宮女，像一



匹飛燕似的，跑到她面前，慌慌張張的說；

「公主！你往那裏去呢？我找你好久了！」

公主說：「不要這般慌張——有什麼事情沒有？」

宮女說：「公主！唉！王后剛才害了急病，很是沉重！你快回宮去罷！」

呀！一個壞消息呀！公主沒有聽完，早離開御苑，匆匆忙忙地到宮裏去了。

宮裏很忙亂，宮娥們，都現着驚慌的臉色。王后臥在床裏，她的面憔悴得什麼似的。原來她不小心，吃了毒物，中毒很重，太醫不能醫治，她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不能長久的了，所以叫她心愛的女兒進來吩咐幾句話。

白雪公主伏在王后身上，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她聽得

她母親斷斷續續地說：

「我的心愛的女兒呀……我們要分手了……以後，我們永不再見了……我希望你將來幸幸福福地過活！……你這樣年輕……爲母的居然不能繼續教養你……女兒呀，我的心愛女兒……我好痛心！……」

白雪公主一壁哭着，一壁想找幾句話安慰她母親。但她悲哀極了，話也說不出來，眼淚祇願像脫串的珍珠般，眼睛也哭得像紅棗兒一般了。

國王來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團團亂轉。王后哭着說道：

「我自料不能起床了。……我們祇有這一個孩子……」

……你要好好地看顧她……」

她說後，便成古人了。宮裡哭成一片，就連那春天的日光，忙忙碌碌的蝴蝶，都給這悲哀的哭聲驚跑了。

王后葬後，白雪公主整天像一隻無母的羔羊似的哭泣着，國王傷心極了，他坐立不安，悶悶不樂。每天夜裡，他時常聽到從外面傳來的快樂的琴絃之音，早上在陽光之下又看到了那一雙雙的蝴蝶，他的心動亂得利害，想道：「她是死了，白雪整天哭得利害，膝下又沒有一個男兒……唉！還是續娶吧！」

果然不久，國王選后的消息傳遍全國了。

那時，朝裡有一位老奸臣，生下一個百萬分美麗的女兒；他和王后本來有一些兒仇恨，很想找法子陷害她。現

在，她死了，他便想謀害白雪公主洩恨。於是他把女兒獻給國王。國王大喜，不久，國王便和她結婚了。

新后進了宮，白雪公主便常遭屈打。她知道以後的命運決不會像她母親生在時一般的幸福，於是在一天晚上，和一個宮娥，同時失蹤了。

以後，御苑裡的春花仍然自開自謝，深冬的白雪仍然亂飛，可是竹姑娘再也再不見前王后的臉龐，再也看不見白雪公主的影子。那湖裡的萬點星兒，呵，他比從前顯得更加清瑩，更加寒冷了。

# 吳堅南：小飛機

夏天的夜。爸爸和我的一個天真活潑的弟弟，同到一間百貨公司裏頭去遊覽。

弟弟看見玻璃櫃裏擺着一架小小飛機，就向爹爹說：

「那裏一架小飛機買給我罷！」

於是我的爸爸從衣袋裏掏出三塊錢向公司把那架小飛機買了。弟弟得了那架小飛機，便手舞足蹈的跟爸爸走回家裏來。

這時已經晚上八時左右了，弟弟抱了這架小飛機，在眠床裏和牠同睡。

明天早上，弟弟用繩子縛了小飛機，在天井中走來走

去的玩。

他看見媽媽走進來，就喊道：「媽媽呀！要乘飛機到上海去嗎？如果不到上海去，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的，都可以乘這飛機去的。」媽媽答道：「你自己去好罷！」

後來無論什麼人走進來，他都要問道：「你要乘飛機嗎？」

他整天都是這樣的叫喊，這樣的玩着飛機。

過了幾天，鄰居的一個孩子，也過來玩耍。

不知怎樣的，弟弟的飛機給鄰居的孩子偷去了。

弟弟整天思念着小飛機，不玩耍，不吃飯，終於生起病來了。

幾天後，我到鄰家去坐談，忽然看見那孩子玩着弟弟

那架小飛機，便和他討回來。才拿進家裏，弟弟看見了，連忙從床上跳下，緊緊的抱着，快樂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纔說道：「謝謝你！」——

於是弟弟的病好了。他從此很謹慎的，看守着那架小飛機。

# 趙克裕·藺相如

「現在，我要講的是藺相如的故事！」一天，班裡開了一個故事演講會，O君首先給大家推舉出來演講。他站起來，臉上露着笑容，這樣說：

「戰國時候，各國諸侯互相侵略。那時，秦國最強，諸侯都很怕他。有一次，趙國的國王得了一只玉璧，秦王聽了這個消息，馬上就寫一封信，叫人送到趙國去。他的意思是要把十五個城和趙王那玉璧交換，但秦王果真願意這樣做嗎？當然不是的，他不過想藉此把玉璧騙取過來罷了。趙王得到了信，恐怕開罪秦國，不敢不聽，他叫藺相如拿玉璧到秦國去。」



「藺相如到了秦國，把玉璧獻給秦王之後，就要索取十五城的地圖，可是秦王却不願意了。藺相如心裏很不高興，於是心生一計，對秦王說：

「這玉璧上面，有一處微瑕，讓我指給你看罷！」

秦王信以為真，便交給他。藺相如把璧接過了手，便板起面孔來，對秦王說：

「大王！你既說過把十五個城和這璧交換，現在爲什麼竟反悔了呢？如今，大王既不誠意交換，必欲失信於天下，則小臣便把牠撞碎在這殿角的柱上。」

「藺相如的話說完，便站到柱邊去了。秦王沒法，便把璧歸還趙國了。」

「又有一次，秦王會合各國君主，在滎池宴會，意思

是要觀察各國的人才究竟怎樣。那一天，秦王高坐堂上，左右站著侍衛，各國君臣列坐陪宴。酒至半酣，秦王開口說：

「各位諸侯！我們在這宴會中，沒有悅耳的音樂，未免美中不足呀！我聽人說趙王鼓瑟的藝術很高明，我想請趙王鼓一曲給我們聽聽，諸位以為如何？」

「趙王聽了很難為情，不得已便鼓瑟了。這時，秦王又哈哈大笑的說：「趙王的藝術原來非常幼稚，比我們的歌女還不如哩！」說得趙王羞愧無地。

「這時蘭相如憤憤的站起來說：

「我們國王既已鼓過了瑟，現在請秦王也擊一次缶助興。因為缶是秦國最有名的樂器。」

「秦王不肯，藺相如怒髮衝冠，要用寶劍和秦王拚命，於是秦王便不得不擊缶了。藺相如也歪着嘴笑道：

「原來秦國的音樂是用土盆子做的，真要笑死人哩！」

C君說到這裡，大家鼓掌；跟着，A君便站起來講孟嘗君的故事了。

## 楊淑賢：秋風裏

朋友，你看那東籬籬菊，已披翠含華；西牆梧桐，木葉亂墮，這不是秋天了麼？

朋友！剛送着夏天過去，一轉瞬又是天高氣爽的秋天了！

秋天是清淡的，他帶來了西風，帶來了憂鬱。夜裡，假使你願意靜靜地回憶從前，那情況是多麼難描呵！真的你靜憶吧，靜憶吧，那從前的況味正像夢一般，會給你的安慰。

去年秋天，我剛好住在汕島的一個不甚熱鬧的地方。一天早晨，我和幾個朋友，到公園去，我們坐在一小片草地

上靜默的等着那剛從東方爬上來的太陽，大家心裡都很快樂，臉上各露着稀稀的笑容。忽然有一位朋友道：

「這樣呆坐着太枯寂了，我們找一件事來談談吧！」

「談什麼呢？」

「隨便談什麼都算，我們這幾個人，不是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嗎？就來談這個好不好？」

「好的，你先說！」

這個朋友就開始敘述他的家況了，他說他的父親做的是米生意，生活還好過，母親是怎樣的慈善，弟妹是怎樣的親愛。他說得很快樂，連太陽也不看了，祇講着他的家況。

不多久，他講完了，跟着又有一個講着他姐姐的趣

事。……這樣的講着，輪到最末的一個了，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等他說話，那知道他一句也不談，眼睛紅紅的，好像有什麼傷心的事情。一個朋友說：

「你爲什麼不講呢？」

「我們都講完啦！現在論到你了，快講吧！快講吧！……」

「他不講，把他拿來拖死屍！」一個大聲嚇着。

可是他仍舊不講，後來，竟流下淚來了。大家至此，才知道他是想起了傷心的事情，就爭問他道：

「你有什麼傷心事呢？」

他道：「沒有的！」

「沒有？那麼你爲什麼流淚呢？」

他不答應。

後來經我們再三追究，他哇的哭了說：

「我的父親死了，沒甚麼話可講哩！」

說後，他的頭伏到肘裡去了。大家便勸他：

「唉！不要傷心罷！」

我也勸他道：「人是應該死的啦，你看那從東方昇上的太陽，傍晚不是要沉西麼？——唉，我們且看這太陽，他多麼美麗呀！」

大家不約而同地向東方望去，嚷道：「呀，真好看呀！」

原來太陽已昇上地平線了，那鮮艷的光輝，真叫人看了感到無限欣喜。

這個朋友把頭抬起來了，太陽光照在他面上，眼淚在閃閃作光哩！

呀！  
唉！這件事過去一年了，現在回憶起來，多麼有味

秋天，你真正像夜裡的夢。



# 星之羣

楊蕙蘭；秋

光陰過得好快！不久以前正是春天，剎那間又是秋天了。馬路兩旁的樹木，葉兒都由綠變黃，涼風來時，便像蝶兒亂飛，把幾個清道夫弄得手忙足亂。蜜蜂不常看見了，燕子也差不多要到極南方去了。呵！光陰像流箭一般，我們轉瞬又要加多一歲，可是學問呢？

楊蕙蘭：賣桃人

是下午一旬鐘的時候，我在上學的途中，遇見一個賣桃的小孩子，他身上穿的衣服襤褸不堪；頭髮蓬鬆，好像

沒有剪過似的；脚上不但沒有襪子，連鞋子也沒有呢。我看了，心裏着實替他悲傷！我在他的筐裏，拿了一隻桃子，問他道：「這顆桃子，值多少錢？」他說：「要四枚呢！」我見他這樣窮苦，沒有講價，就和他買了。

### 馬文徵：公園

一天早上，大約在五點半鐘的時候，我和弟弟到公園去；園裏空氣，比外間的新鮮得多，我們馬上深呼吸起來。

一片蒼翠的草地，掛着點點的露珠，好像昨夜哭了整夜似的，樹上的葉子，被風吹着，常常颺搖。天空的雲，非常美麗。

我們的心裏，都快樂得很。不久，金黃色的陽光，從

東方直射在我們的臉上，於是我們就回家了。

李雲裳：小鳥

一天早上，我正睡得很甜蜜的時候，忽然窗外小鳥，吱吱的叫着，我從夢裏被牠噪醒過來，張開眼睛，向窗外一看，光亮的太陽，已露出在東方的一個山上了，牠的光芒直射到我的面上。我馬上起身，整理完畢，趕緊到學校去。

『叮叮！叮叮！』學校上課的鐘聲，已二下二下地響着了。那時我的右腳，剛踏進校門。

『要是沒有這小鳥，把我叫醒起來，不是又要曠課了麼？』我心裏這樣想着。

從此我對這小鳥，益加愛惜了。

## 周修禮：桃園

大概是前星期日吧。早餐後，我和妹妹同到郊外的桃園去玩。當我們走進園門的時候，就看見許多桃樹，高的低的，大的小的，被風吹得搖搖擺擺，真是好看極了！

園的南部，有一片翠綠的草地，我們在草地的石椅上坐下。晨風輕輕地吹來，我們各行了幾回深呼吸。樹上的鳥兒，一對一對的唱着很清脆的歌兒，真是悅耳啊！

我們遊戲一會之後，就出園回家。那一刻，鳥兒的歌聲，還隱約可聞哩！

## 紀漢文：中秋

中秋還沒到的時候，我時常想吃月餅。不久，中秋到了，那曉的景色真美麗呵，天上掛着一論潔白的月亮，

大地上明澈得像水晶一般。我們在家裏拜月亮。我問爸爸道：「拜月是什麼意思？」爸爸說：「這是我們中國的一種風俗，以爲月亮是神，所以向他膜拜。從很久之前到現在都不曾廢除。」我問：「我們可以設法廢除麼？」爸爸說：「不好的！」談到這裏，母親叫我們去吃月餅，於是我和爸爸各拿了一兩個，一面吃着，一面玩賞那皎潔的月色！

林裕國：夢

昨晚在家裏和哥哥弟弟妹妹們講故事，講後，在涼棚上躺着，不覺矇矓的睡了。彷彿從一條路走去，前面有一座很大的樓台；樓的兩邊，欄杆非常美麗，都是用金和玉做成的。樓前一株高大的桂樹，下邊睡着一隻清潔的兔兒

；有一個人人在砍那桂樹，可是砍了許久，却砍不斷。我問他道：「你爲什麼要砍這難砍的樹呢？」他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聽了覺得很慚愧。那時，我猛地裡抬頭一望，見一樹燦爛的桂花，正要攀折，忽聽得有人叫道：「捉他去見娘娘吧！」我吃了一驚，便驚醒來了。

吳貴達：螞蟻

我放一個餅在桌上，一隻螞蟻走來，嗅了一嗅，便偷偷地含了一小塊走回洞裏去。一會兒，洞裏許多螞蟻陸續地出來，我想道：「牠們不過是小小的螞蟻，難道要搬走我那麼大的一個餅嗎？」我問母親道：「這些小小的東西，怎搬得動這樣大的東西呢？」母親說：「牠們的份子很多，慢慢的一搬二搬，就會搬完的！你要知：牠們互助的

精神是很好的！戰爭時，也非常勇敢呢！」

果然不久，那餅便被牠們嚼碎，搬走了。

# 蔡開耘·燈下雜誌

是一天的深夜，嚴寒的北風，颯颯地在攻擊一座高大的屋子。寂寞獨坐的我，有時是憂鬱着！有時是歡笑着！有時却是幻想着！桌上將滅的煤油燈，在掙扎，在奮鬥，在微微地放射他的餘光，「燈下雜誌」便在這時候產生了！

## 一 悄悄的夜

夜是深了，四面都很靜謐。除了風在攻擊屋的四週和我嘆氣的聲音外，夜是悄悄地死了！

西南角上忽起了一陣連續的車鈴聲，一輛黃色車子忽地斜向西北角拉去。車裏的人，在慘淡的燈光之下，尙



可隱約辨出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男子。一付慘淡的面孔，一望而知是個老於行旅的人。他口中不住地發出一種短促的警告：「快！快！快！拉快！」車夫聽了！便擊拍擊拍地向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飛去！

唉！可愛的青年，竟能在這慘淡的深夜，努力地趕他的前程！

(二) 夢 鄉

呵，那不是夜的黑翅麼？那不是夢鄉麼？

一輪朝陽慢慢地衝上地平線來了。那閃耀的紅光，渾射在東半球的一角，把那將枯的木葉，映得金碧輝煌……

……  
靜悄悄的鄉村，不一刻，已變爲喧嘩而熱鬧的鄉村

了！許多小牧童，有的牽着牛，有的趕着羊，紛紛向山上走去。農夫們，有的肩着鋤，有的拿着犁，有的提着箕，有的帶着鏟，也都到田裏去勞動。哦！這不是「日出而作」的情況麼？

冷氣侵人的西北風，一陣一陣地猛刮着，把木葉刮得滿地亂飛；許多小鳥兒，都一隊一隊的飛出巢來，在樹上地上吱喳吱喳的叫着，他們似乎忘記了這是寒冽的深秋。百花兒，已全行凋謝了！獨那菊花兒，却異常榮耀地開滿着花兒。實在的，這是菊花的秋天。

腰帶也似的小溪，把村落圍繞着。那清可見底的溪水，不住地向前奔流。夾岸兒都是垂柳，溪心裏蕩着一葉小小的扁舟，逆着水向上流划去。呀！真危險，他們的槳

一放鬆，便要退下十幾步，怕不定有時候會翻下水去呢！

這時，獨遊無伴的我，慢步地沿着道兒走去，玩賞那幅美麗的景緻……不久，我有些倦意了。

哦！雄雞曼長的啼聲戰勝了睡魔，把我喊醒了。

# 劉世禮·死了的妹妹

是一個慘淡而悲哀的早晨，四下裏除了我和媽親姊姊等的哭聲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音了。

呵！情景是這般的悲慘！

嬌小伶俐天真活潑的妹妹，就在這個悲哀的早晨，因病太重而死了。唉！上天呀！你要她去，有什麼用意呢？你要知道：妹妹死了之後，我們是很悲痛的。

她死的那個早晨，我剛走進房門的時候。看見媽親伏在床裏痛哭着。我問道：「媽！……怎麼……了？」話還未了，忽見身後的一塊大木板上，妹妹在那裏甜睡着，我才知道妹妹氣絕了。於是我放聲大哭，二姊三姊等進房

見了，也哭泣着。這時房裏的哭聲，嘈雜得很厲害。爸爸因爲志氣堅強些，便對我們說：「她死了，決沒有再生的日子了，你們這樣的痛哭，也是沒用的，最好是安靜些罷！」我聽了這話兒，就止住哭聲了。

這時候我回憶起妹妹生在時，曾有一次，孫兒害起病來，媽親對我說：「恭呀，醫生看了孫兒的病便開了這方，你到街上買藥去罷！」可是我却頑皮的說：「媽……：……不！……：……不！我不去！」妹妹聽了，便搶着說：「媽親！哥哥既不肯去，那麼我去買罷。」不久，孫兒病愈了，媽親歡喜的對着她說：「好孩子，你不怠惰，我很愛你，我們明天去看戲吧！」翌日，媽媽就抱着孫兒攜着妹妹到戲院看戲去了，可是我却在家裏無聊地坐了一天。

一個天真活潑的妹，誰也料不到她的命兒是這樣的短促，在生只有九年，現在竟與世長逝。真令人悲痛呵！

唉！妹妹！你知我在痛念你嗎？知道我們再也沒有再會之期了嗎？唉！我的心像紅鵲一般，粉碎了。

## 吳厚澈·擔柴的學者

朋友！你會聽過朱買臣的故事嗎？他是漢代一個賣柴的人，家境很貧苦，每日靠着賣柴過活。他不因境遇的困難而放棄了學業，所以在每天擔柴的時候，常拿着書籍，大街小巷，高聲誦讀。許多頑皮的孩子們，都在他後面調弄他，嘲笑他。他全然不理，只願自己讀書。

有一次，他回到家裏，他妻子對他說：「我們家裏，本來是貧苦的，只要你每天賣柴過活便好了！你現在還要讀書，有什麼用呢？像這樣不齊不魯的担着柴在路上讀，被小孩子們嘲笑，不太辱死人嗎？」

買臣答道：「讀書有什麼羞耻呵？」

買臣不因爲妻子的阻撓，便灰了心。

第二次，他出去擔柴，仍然拿了一本書，一面擔柴，一面讀，許多小孩子仍然跟隨在他的背後嘲笑他。這時，他妻子忍耐不住了，就對買臣說：

「你被這些孩子們嘲笑，到這時還不把書擱起嗎？」

買臣說：「我爲前途而讀書，橫豎是不怕人嘲笑的。」他妻子聽了，氣得滿面通紅，自覺晦氣，才嫁了這樣的一個窮光蛋。

隔了好久，他的妻子實在難受極了，就對買臣說：

「既然不聽我的話，我們就離異罷！」

買臣聽了，連忙勸阻說：

「賢妻！你不要胡說呀！我們夫妻，相守已久了！



你不要看我是一個擔柴的人，沒有用的。我五十歲的時候，一定會富貴一場呀！我們過去同辛同苦，我正想待富貴時候，給你享享清福。你若不信，待到我五十歲時，看看如何？」

他妻子哼的一聲，說道：「你這沒中用的人，我難道等你富貴嗎？」

說罷，收拾行李，管自出門去了。

買臣自身刻苦，到了五十歲，果然做了會稽太守。一天，他坐了車馬，回到家鄉，看見許多鄉民，都在那裏打掃街路歡迎他，他的前妻也在其中。買臣認明是前妻，就打算收留他到衙裏去。他前妻後悔莫及，便自盡死了。

# 楊勤武：短唱

海濱

在一個傍晚的海濱上，

那淡紅色的雲霞，

染滿了半個天邊！

圓溜溜的月兒，

已開始把大地照亮！

喜樂的星兒，

像閃閃的萬點珠光！

夜靜裡，

我唱着我的悲調，

呵！四下裡誰和着我的歌聲？

有的！那群山的回响！

中 秋

深藍的天空，

懸着皎潔的月亮。

呵朋友！

知否這正是中秋的晚上？

月亮照着我瘦黃的臉，

我心中微微的起了悲傷！

唉，上帝嚙！

你爲何使我遠別家鄉？  
我的淚珠呵！

像血潮似的從心頭湧上！  
你亮晶晶的月兒，  
豈曉得我幽恨綿綿？

# 高淑君·魔鬼

這故事發生在多年多年前。

是一處森林。從外面看去，好像一個陰森的地獄。日間的陽光似乎永不會投入裡面一般，夜裡天上的星光自然不要說了。當冬風從樹哥哥樹弟弟們的腦袋上吹過的時候，牠們忿忿的暴跳起來，造成了一種廣漠的海潮般的奇觀。可是當鷹鷲站在牠們的肩上時，牠們却都舒服地默着，毫不暴躁。這森林的性情多麼奇怪啦！

有一個魔鬼，他名什麼，姓什麼，誰也不知道。他看中了這一片森林，便在裡邊住下了。

他時常到附近的鄉村裡去，變做一個紳士模樣的先

生，講了很多好聽的故事給鄉裡的小孩們聽，所以鄉裡的小孩們，對他十分敬愛。

在某年春季的某一天，魔鬼又到鄉裡來了。他向一個小孩名叫美姑的說：

「親愛的小朋友！跟我來吧！今天我講一段更好的故事給你聽，我們找一個寂靜的地方去吧！」

於是他們攜手到森林裡去，找了一個較為寂靜的地方坐下來。那裡看不到天上的太陽，當然也看不到那青色的天以及白色的雲。魔鬼就在那裡開始講故事了。這故事果然比從前的更動聽，美姑聽得很入神，不提防魔鬼變了原形，把她吞了。

那晚上，美姑沒有回家。

她的母親急得異常，好幾次在門前張望，但是左等右等，都看不到美姑的影子，她心裏想：「她爲什麼還不回來呢？難道到朋友家裡去了麼？」

她到美姑的小朋友們家裡問了一遭，可是仍不見美姑的踪跡。

看看深夜了，美姑還不曾回來，母親愛子心切，竟放聲哭了。

恰好鄰家有一個小孩子，忽然記起了那個紳士模樣的人，便向美姑的母親道：

「美姑恐怕在那紳士的家裏吧！」

美姑的母親聽了，趕緊叫幾個人到森林裡尋找去。森林裡那有什麼紳士呢？祇有一個披着很長的頭髮渾身生毛

兩眼如銅鈴的魔鬼吧！他正睡着啦，旁邊有幾根血肉模糊的骨頭。

大家知道美姑從此是不會再見的了，於是回來將所見情形告訴她的母親。她聽了，一聲長，一聲短，哭得像淚人兒相似。

明天，魔鬼又變做紳士模樣的人來了。孩子們都已躲避着，村人的刀槍也準備好了。當他走進村裏時，一聲叫喊，他便被砍死了。

此後，村裡再也不見美姑的踪跡，孩子們也失去了一個時常講故事給他們聽的人，而森林呢，仍然是黑暗得像地獄，但裡面却沒有魔鬼了。



# 許羨全·夜

寒風呼呼地括着馬路旁的電線，好像新鬼啼哭一般。世界十分寒冷，星月躲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街燈把燈柱的影子弄倒在地上，活像一條黑色的長蛇。遠遠地有一隻寒雁從空裡飛過，叫聲十分淒涼——這是冬天的夜。

孤孤另另的我，坐在那寂寞的窗子前面，真是無聊得很。當我拿一本最得意的書來看時，嚴寒的北風仍舊呼呼地叫着，四下裡也越寒冷了。

一刻鐘後，我放下書本，望向街上去。

那兒，一個很可憐的黃包車夫，和一個乞丐，和衣睡在那店戶的旁邊，北風的敲打，寒氣的侵襲，他們好像都

不會覺到似的。一會兒，瘋狂的大雨來了！他倆滿身淋溼，才慢拖拖地站起來，向街的盡頭走去。

我心裡想：他們到那裡去呢？正想間，他們已走回來，到我的門前來了。他們敲我的門。我在上面問道：

「做什麼呢？」

「給我們借宿一宵吧！」他們哀哀地說。

我問道：「可憐的車夫乞丐呀！你們的住舍在那兒？」

他倆齊聲說：「可憐我……兄弟兩人沒有家咧！」

我又道：「可憐人！我這兒很偏促，而且我自己也是在親戚家借宿的。對不住！我沒有地方借你！唔！你倆不如到貧民院去罷！」

他倆說：「好朋友！到貧民院去？好呀！但是，不知

在那兒？」

「兩位就在這門邊躲一躲風雨吧！明天我帶你們去。」他倆只得垂頭喪氣地在門旁蹲下，瑟瑟地抖着。風繼續地吹，大雨不住地地下。我不禁流淚了，向母親說：

「我們中國人這樣的不幸，貧富那樣的不均！有的那麼富，有的爲什麼這樣貧窮困苦！」

我說後，又回憶起父親臨死時告訴我的那幾句「勤苦努力，孝順母親」……的話。

母親說：「兒呀！你應記着你父親死時告訴你的話……」

「是的！我這時才記起來的，母親，你不必傷心！」  
於是我們睡覺了。

門外大風雨繼續着！

# 曾仰雲·懶人大昌

年代是忘記了，只記得在某一個時候，有兄弟兩人，大的名大昌，小的名小昌，大昌的性情很是懶惰。

一天，樹林裡邊，一陣陣的斧鑿聲和喘氣聲傳出來。

懶惰的大昌，便側耳傾聽着。他的臉上漸漸的現出笑容，

自言自語道：

「唔，這是我的弟弟小昌在砍柴啦！哈！他真傻極了！像這般炎熱的天氣，如果坐在青草地上，聽聽鳥兒的甜歌，看看野花的嬌容，那多麼快樂！何用苦苦的用力砍柴呢？」

不一會兒，小昌走進來了，手裏提着利斧，滿頭都是

大汁。走到大昌的身邊時，便倒身靠樹坐下，微微的喘着氣說：

「呵！哥哥！我費了不少的氣力，才砍倒這株大樹。大昌說：「你砍這樹做什麼呢？」

小昌道：「我那座板屋已住了一年多了，現在我要修理他。」

大昌道：「屋子住了一年多，就要修理嗎？哈哈！像我的屋子，等坍了再造，多麼省事！」

小昌說：「你真傻！」

大昌洋洋得意的說道：「我傻？你自己才是傻的！」

小昌聽了，不顧地走回自己的木屋裏去了。這時，天色晚了，大昌也站起來，回到將坍倒的木屋裡去。

第二天，小昌費了一天的功夫，把木屋修理得很堅固，又把所存的樹枝細好了挑到城裏去賣，賣得的錢，就買了米魚蔬菜，回到家裏來。那時，大昌還沒有醒呢！

正午了，大昌還不想起身。後來，肚子餓了，才起來燒飯。吃過了飯，他又跑到樹林裏去聽鳥兒的甜歌，看野花的嬌容，又舒舒服服的過了一個下午。太陽漸漸的落了，他才伸了個懶腰，走回家去。

是一天夜深、天下着雨、起先不過時雨時止，後來越下越大，雨點竟和黃豆般大，嘩喇嘩喇的响個不休。暴雨和巨雷的響聲，將那正在做着好夢的大昌鬧醒了。他眼皮睜開，又緊閉起來，回想剛才的好夢給那無情的雨聲和雷聲鬧得能不安眠，心裏十分不樂。天將破曉的時候，雷聲雖

然停止，但是狂風和暴雨却來得更凶，大昌的木屋，發出一種怪可怕的聲音。他知道事情不妙，屋要坍倒了，便立刻起身，走出門外。剛好走出門，木屋隨即坍了。可憐的大昌，只穿了一件單衣，沒處可躲，暴雨打碎了他的妄想，狂風刮去了他的癡心，他到這時，才懊悔不及早修整了！

天亮了，小昌很早就起來，暗地思想，昨夜這樣大的風雨，哥哥的屋子一定是靠不住的。便走去看看，果然他的屋子早已坍倒了。大昌見弟弟來看他，十分慚愧。小昌知道他懊悔了，就和他一同住着。

以後，大昌漸漸勤苦起來了。

# 吳厚澈·茶

我是茶。

我們的兄弟很多：有的名叫雪萊，有的名叫流香；還有幾位兄弟，因為他的心地很好，所以給人們造了許多綽號，稱他鐵觀音，大紅袍，這一類的名字。

我們的家鄉，在福建的武彝山，雖然也有的住在浙江龍井雲南普洱……等地方。——人家對於我們大都很敬愛，因我們可以給人家解渴。如果在夏天裏，烈日橫空的時候，人家沒有了我們，那就要喉乾舌焦，不能做事了。這時候人們都爭說我們是「夏天良友！」

有時候，我國的同胞把我們從山上採下來，曬乾了，



製成香茗，裝得一箱一箱的運到外國去出賣。我們雖然被同胞們賣給外國人，但我們却很願意。因為我們能够吸取外國的金錢，救濟我們國家經濟的困難，所以我們也是救國有力的份子哩！

## 郭文中：不幸的人

是一個孩子，一個聰明而又懶惰的孩子。

他的父親早已過世了，家裡祇有母親和他自己。

他十二歲了，母親像掌上珍珠似的珍愛他，可是家裏很窮，一直到十四歲時才給他上學。

他是怎樣地懶惰呀！上課的時間睡着，下課的空暇玩着；頑皮孩子是他的惟一伴侶，先生是他的仇人。

先生殷殷懇懇地教訓他道：

「你曉得林肯幼年時是一個什麼人嗎？他不過是一個做木工的窮孩子……人不怕窮，只怕沒有志氣，……」

唉！孩子，你還是學好些吧……」

先生的話還沒有說完，他早已睡着了。

學校裏的樹木一年一度地凋落，他的家裏一年比一年的窮，而他的年紀却一年一年的多了。他已經是一個成人，同時是小學畢業生了。

因為衣食的壓迫，他不得不在家裡做些工度活，可是所得甚微，每天只吃得兩餐，生活真苦得異常。

這是一天早上。

他到山上砍柴。山是老虎出沒的地方，但他仗着胆兒，不怕。走了一程子，見前方立了一支木柱，上面釘着一只木牌，寫着：

「前有虎阱，閑人止步。」

他在木柱前邊端詳了一回，畢竟有幾個字不認識；那

幾個比較容易的字，雖然認識了，却又因為在小學讀書時不大留心，所以意義也解釋不清。他既不曉得上面說的是什麼話，於是繼續前行。不料這一來，轟的一聲，他掉到虎阱裡去了。

虎阱裡面，有的是污臭的氣味，黑暗的影子。他嚇出了一身冷汗，大聲喊道：

「教……命……救……命……」

山裡很靜寂，誰聽到他的聲音呢？

「救命呀……救命……」他繼續嚷着。

約莫是傍晚前後，一個獵戶從這裡經過，聽見了叫喊，便循聲到虎阱旁邊來，這時他已喊得力竭聲嘶了。獵戶見了他，覺得又好笑，又可憐，便招幾個伙計把他救起

來，同時問他道：

「你沒有看見前面釘的那只牌子嗎？」

他滴了幾點眼淚，說：「我是不識字的！」

「你從前不會讀過書嗎？」

「有是有的，但是……」

他說到這裡，十分慚愧，哇的一聲哭了。

那晚，他回到家裏，母親發見他身上的傷痕，問明了

情由，也不禁氣憤的哭泣着！

秋天來了，又是一天早上。

母親一早便叫他醒來。因為這天是戚家做冥壽的日子，要他拿些禮物湊歡喜兒去。他奉命外出，在路上急急忙忙地走着。

是一處十字路口，旁邊豎着一條石牌，上面寫着東西南北向的街名。他在石牌前又呆住了。上面說的是什麼話呢？他看得不大懂，因為那上面的字，有好幾個是他不認識的。他又繼續前行了，可是走了許久，還走不到戚家。他靜靜一想，覺得走錯了，於是拆轉，另揀別一條路走，這樣三去三來，天已晚了，等他到戚家時，恰好銀燈已上。回來又跑了許久路，到得家裏，已是午夜，母親已到夢鄉遨遊去了。

當然哩，母親醒來時，不免又來一場斥責。他羞憤填胸，哀哀地哭了：

「母親！我知道我的過失了……你辛辛苦苦的掙得幾個錢給我上學，我却不知自愛！……母親！我覺得……」

辜負了你……」

他們母子抱住哭了一場。呀！窗外的黃葉，瑟瑟地好像他的眼淚一般向下落着；躲在槐樹後面的星兒，正在竊笑他呢！

可憐的，這一個貧窮而又不幸的人。

# 吳先蔭·蛙

有一個國王，帶了許多武士出外遊玩。這時天氣很好，郊外的景色，多麼美麗！國王坐在一輛車子上，赫奕堂皇，威儀很盛。行路的人，都要迴避。

他們一行人，向前推進。到了半路，忽看見一隻青蛙。那蛙聽見了國王的車聲，知道國王的車快要來了，但不走開，不懼怕，祇眼睜睜對國王仇視。

國王看見了，很覺奇怪：『爲甚麼這隻小青蛙，如此勇敢呀！』於是就對牠行了一個最敬禮！這時，在旁的隨從們看見了，都很詫異，一齊向國王問道：

「國王！你怎麼對這隻小小的青蛙，如此恭敬呢！」



國王道：「我的車駕，無論到了甚麼地方，國人見了我，都爭相迴避。如今這隻青蛙，不過是一個很小的動物，牠我這樣隆重的車駕到來，牠倒不怕，而且存心抵抗，見了眼睜睜地對着我仇視。可見牠很勇敢，不怕強權的壓迫，所以我對牠表示敬禮！」

在旁的隨從們聽了，都很感動，同聲說道：

「我們從今以後，都要做一個不怕強方的人。」

繁  
露

市六兒童習作叢書第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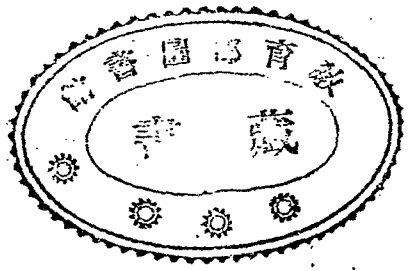
市六小學出版部編

汕頭藝文印務局承印

82 82 22 17 10



# 繁露



23. 11. 10.

82